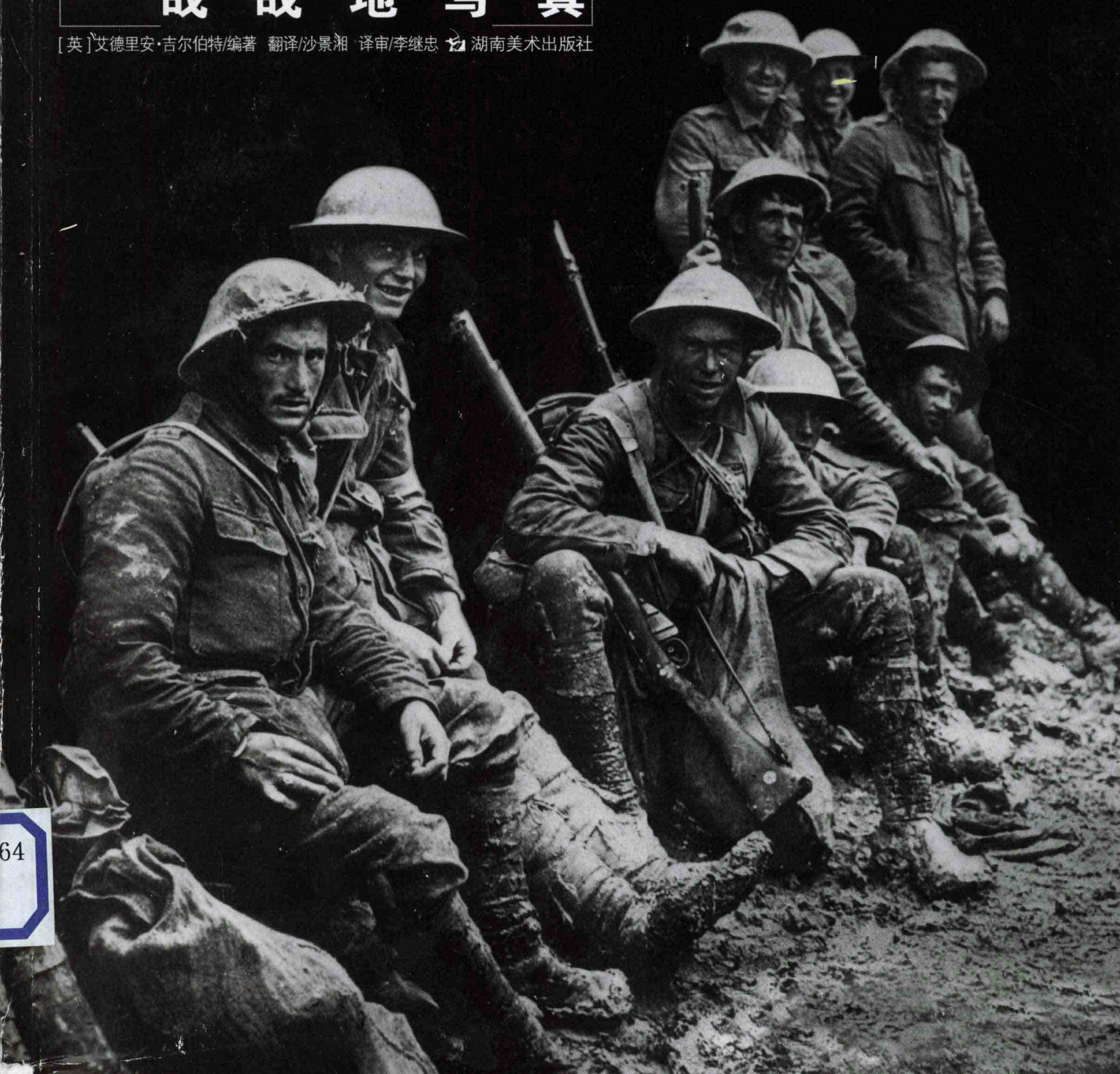


照片中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战地写真

[英]艾德里安·吉尔伯特/编著 翻译/沙景湘 译审/李继忠 湖南美术出版社



照片中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战地写真

[英]艾德里安·吉尔伯特/编著 翻译/沙景湘 译审/李继忠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照片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 (英) 艾德里安·吉尔伯特编著; 沙景湘译.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5

书名原文: World War I in Photographs

I. 照... II. ①艾...②沙... III.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役(1914~1918)—史料—摄影集 IV. K14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 第076382号

WORLD WAR I IN PHOTOGRAPHS

Copyright © De Agostini UK Ltd., Londo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DE AGOSTINI 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湖南美术出版社获得本书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著作权登记号: 18 - 2005 - 0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照片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地写真

作者: [英] 艾德里安·吉尔伯特

译者: 沙景湘

译审: 李继忠

总策划: 汪华

责任编辑: 陈刚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12

版次: 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5356-2314-X/J·2125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编: 410016

网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言	2
第一章 1914年的西线战争	6
第二章 1914~1915年的东线战争	20
第三章 西线堑壕僵持战	36
第四章 战争扩大	54
第五章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68
第六章 海战	84
第七章 协约国在西线失利	102
第八章 空战	124
第九章 1916~1918年的东线战场	138
第十章 西线决战	152
第十一章 同盟国战败	170

引言

左图：一战爆发前夕，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意大利国王在一起。

右上图：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多民族奥匈帝国的统治者。

右下图：点燃大战导火索的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他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简单归结为某一种原因，显然是滑稽可笑的。它的爆发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美国驻伦敦大使1914年8月的论断更为简洁：“它不得不开。”

尽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战争动机复杂多样，然而美国大使认定是德国军国主义扣动了1914年战争的扳机。因此协约国当时自然地谴责德国发动了战争，1919年签订《巴黎和约》时，协约国力主加入“战争罪”条款，此罪名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德国头上；德国民众自然对此耿耿于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推行绥靖政策的人们不认为德国有罪，因为制裁德国给德国民众带来了痛苦，也给世界和平带来隐患。后来纳粹借此煽动德国民众的不满情绪，说德国被冤枉





上图：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动身去巡视萨拉热窝，从此踏上了不归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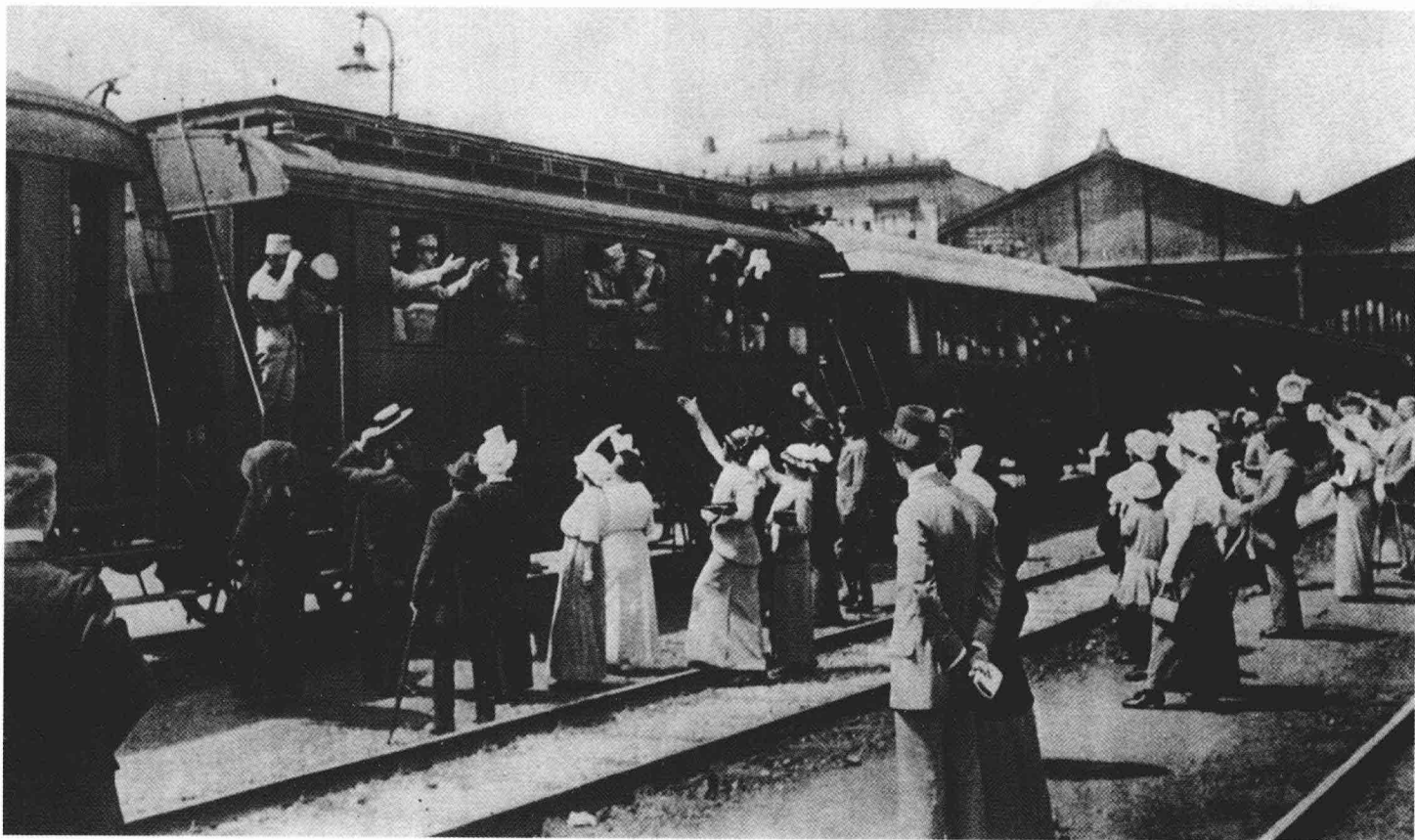
了，德国不比其他国家更“有罪”。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新派历史学家重新研究德国是否有罪的问题，最后认为德国军国主义应该受到谴责。英国一个更年轻的学派也基本接受这一观点，他们同意1979年保罗·肯尼迪博士的结论：“……德国的计划就是要进攻另一个国家（法国），无论后者是否愿意卷入战争；为解决军事难题，德国的计划就是要侵犯中立国的领土；最为重要的是，在德国的计划中动员就意味着战争。”

下图：奥军士兵开赴前线。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的争吵几周后演变成了世界大战。

显而易见的是，战争始终以德国——德国人的战略及赖以实现的手段和德国军队——为中心。不了解这一点，要全面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从1914年8月到1918年8月，

德国人一直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他们的对手一直在疲于应对。掌握了这一点，下面这些困惑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西线优势为什么总在德国人手中，为什么必须在那里发动代价高昂的攻势，为什么强大的英国海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此之前英国海军一直是欧洲的海上霸主）等等。

如果说德国是战争罪魁祸首的话，那么世界各国结成的联盟体系则决定了战争的样式，首先是“世界”大战。国家间结盟遭到众多谴责，因为这有战争倾向。而实际上，结盟的目的不是发动战争，而是维持和平：这被当成了一种保持地区稳定的投资——当时被认为是很明智的投资。但是，正如我们后来知道的那样，这种投资被证实是徒劳无获的。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遇刺身亡，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关系骤然紧张，俄国立即声明支持塞尔维亚，德国根据同盟条约站在奥匈帝国的一方。俄国人的卷入使德国找到了攻打俄国的盟国——法国的借口，将德国陆军元帅冯·史里芬制定的战争计划付诸实施。这样法兰西帝国被拖入了战争之中，战线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印度支那。法国的盟国——大英帝国及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也同样被拖入战争中。作为3个协约国之一，英国有援助法国的义务，而史里芬计划对中立国比利时的入侵，使英国又要履行对比利时的承诺。随着日本、土耳其、保加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葡萄牙、美国等其他国家陆续参战，战争的触角遍及全球。



上图：布尔战争中的英国士兵简单堆起小土堆作为防御工事，用来抵御远程火力攻击。现代武器的威力改变了传统的战争观念。

下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炮成了“战争之神”。1917年9月的阿拉斯（法国北部城市）一门15英寸（约为381毫米）榴弹炮正准备射击。



德国军国主义发动战争，其同盟国积极参与。20世纪科技发展使战争变得更加血腥残酷。工业革命不仅使武器更具杀伤力，而且为武器家族增添了很多新成员，战争的空间从陆地扩展到空中和水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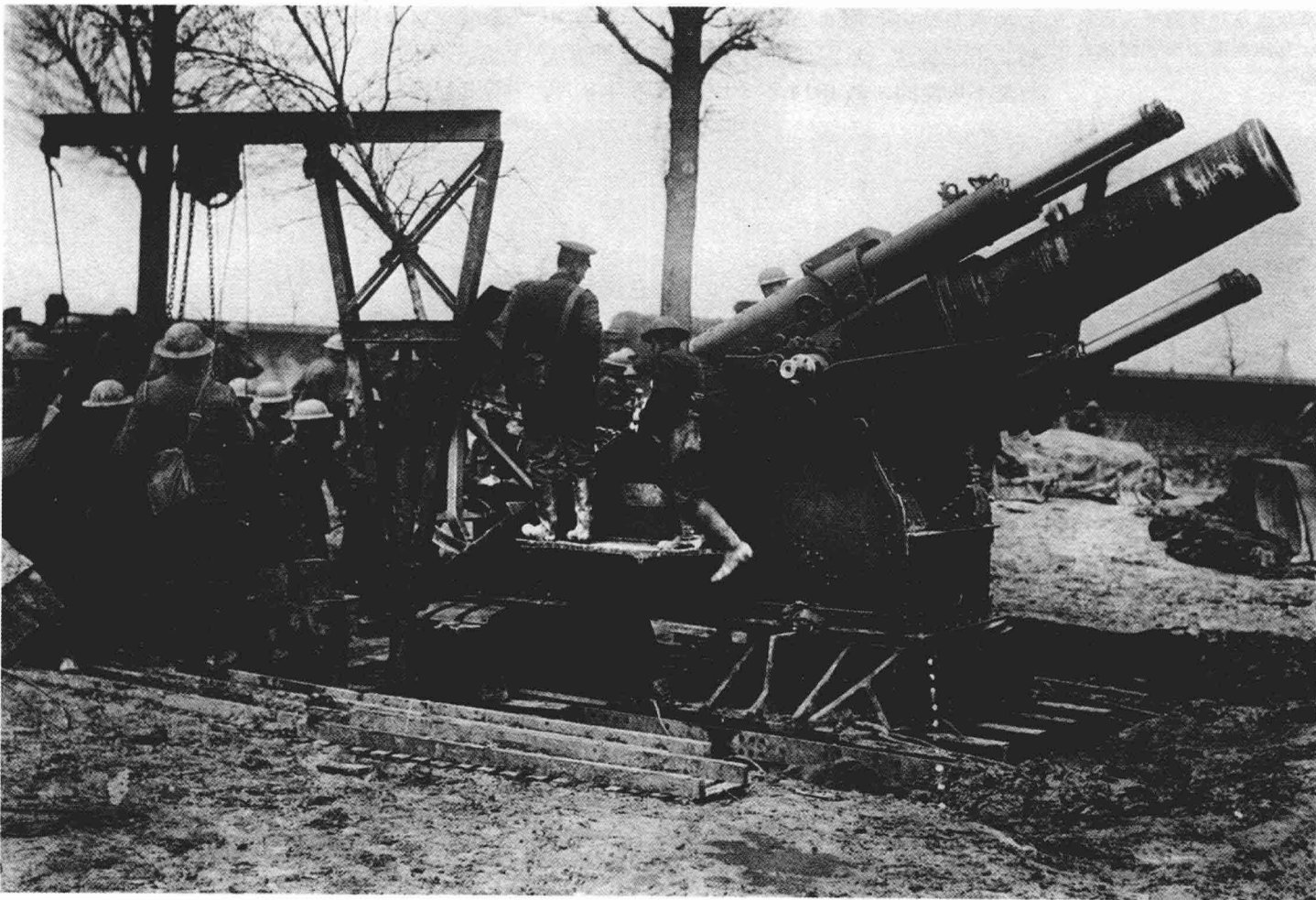
以蒸汽（烧煤）为动力、以钢铁为主要原料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交战国运送数百万军队到前线提供了可能。各国纷纷创建大规模舰队和商用船队也是出于此目的，正是借助这些舰队船队和数万千米铁路线上的蒸汽机车，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数不清的补给物资漂洋过海，到达各个战区。

以石油（在内燃机内燃烧）为能源、以轻

金属和合金为主要原料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航空业的迅速发展。为争夺空中优势而兴起的空中侦察术（包括空中照相）、近程和远程轰炸的首次亮相使战争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内燃机的使用还引发了陆地运输革命：出现了卡车、公共汽车、轿车和摩托车等新型交通工具。使用内燃机又研制出了装甲车和一种全新的武器——坦克。

大炮和自动武器（轻、重机枪）的火力成为战场的主宰。战争从一开始就似乎成了炮兵战；1914年8月摧毁比利时堡垒的是大炮；迫使部队转入地下堑壕的是大炮；而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的武器还是大炮，大炮决定了战役的结果。随着战争的发展，大炮的火力越来越猛、结构越来越精巧；为适应各种不同目的而实施的各种“弹幕射击”也在不断改进；引入声响测距和闪光定位技术对炮位实施打击；除此以外，借助空中拍摄的精确地图和海军标位实践，“进攻前火力准备”的准确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也使火炮成了1918年的决定性武器。在能见度良好的开阔地带，自动武器被证明是阻止步兵前进的致命武器；而火炮射击形成的烟幕是对付步兵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堑壕战使古代围攻战中的一些战法重新焕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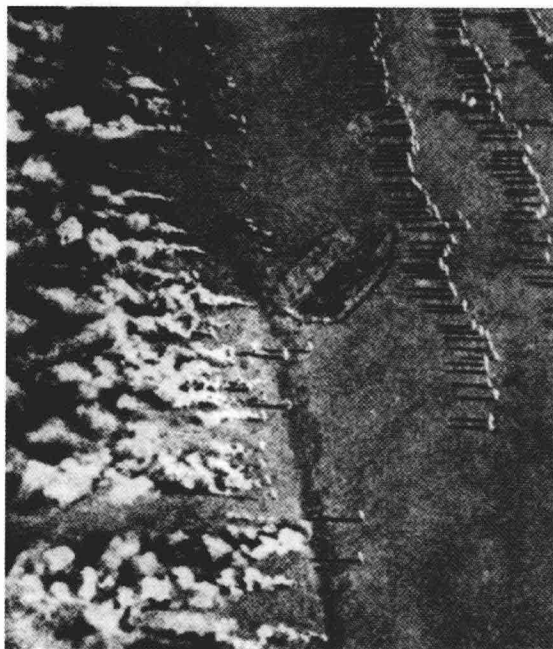
了活力，迫击炮与枪榴弹（使用机械或手臂抛掷弹药）这类武器就脱胎换骨于古代的攻城抛石器。化学工业和现代工艺使很多旧式武器获得了新生：用火焰喷射器喷射火焰，释放各种毒气使人窒息。最初是点燃容器中的气体，火焰喷射的远近安全取决于风力的大小，后来通过喷射器将火

焰从鼓形桶中喷出，最后使用无所不能的炮兵实施远距离精确攻击。

战地通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既取得革命性突破，又完全令人沮丧的例子。战地电话成了战争必不可少的兵器，长达数千英里（1英里约为1.61千米）的电线将各个战场连为一体，但在炮火攻击下它们是极其脆弱的。与此同时，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取得了长足进步，它们派生出了无线电监听、密码破译、无线电定位和无线电干扰技术。尽管当时已有可能进行远距离通讯，但是当时的技术尚不能完全保证提供作战必不可少的短程通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无线电步话机”这一移动发射接收器提供的）。一战是惟一次无法用嗓音控制的战争，这指的是每当战场上的将军们期望和被期望发挥其才干的关键时刻（即该他们指挥所属部队进行战斗时），隆隆的炮声和通讯设备的短缺使他们无法控制战场的局面。这一简单的事实是许多悲剧发生的原因，但工业技术使战争具有了给人们带来重大灾难的特点，工业技术的发展已成不可阻遏之势，它必将使下一次大战变得更为惨烈，更具毁灭性。

约翰·泰瑞尼

上图：鸟瞰东线战场的一次毒气攻击。毒气只是新式武器中的一种，正是新武器的出现将战争带入了工业时代。



下图：1916年7月19日，索姆河战役中从前线撤下来的英、德伤员。杀伤力极强的武器在战役中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第一章

1914 年的西线战争



上图：1914~1916 年的法军总司令，也是马恩河战役的胜利者约瑟夫·霞飞将军。

下图：视察德军演习的德皇和参谋总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前右）上将。

1914年8月德帝国部署在西线的军队达到了148.5万人，分为7个集团军。它们的任务是用闪电战消灭法国军队，在西线取得胜利后，再转向东线全力对付俄国。根据史里芬计划，3支北部大军（75万人）将首先通过比利时，从侧翼包抄消灭被另外4个集团军所牵制的法军。尽管计划野心勃勃，但是德皇手中的兵力毕竟有限。富有想像力的史里芬计划是解决德军两线作战战略难题的一个大胆方案。当这个雄心勃勃的冒险计划开始付诸实施时，德军总指挥已经换成了参谋总长赫尔穆特·冯·毛奇上将。但是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冯·毛奇难以担负这个重任；这支先头大军行动不久，人们就发现他的军队失去了控制。

法国为确保胜利制定的重要计划叫“17号计划”，它由一次对洛林地区的直接进攻和一次对阿尔萨斯的辅助攻势组成。制定“17号计划”是

因为法国一直期望进攻能给他们带来更大收获。军事理论家们忽视了“运送部队到战场”的战略作用，在战术领域里摆在首位的只有“猛攻”和“勇气”。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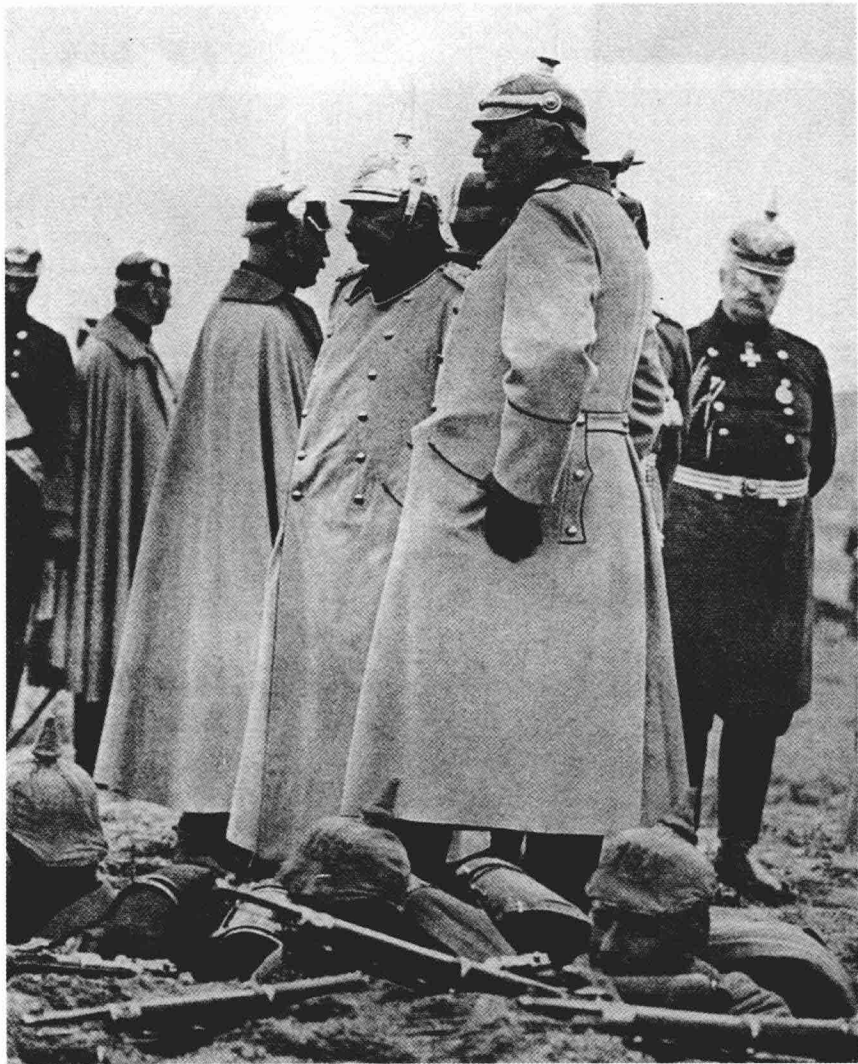
1914年8月4日拂晓，德军先头部队越过边界，侵入了中立国比利时。尽管早已预见到比利时军队（兵力为11.7万人，由阿尔贝国王亲自指挥）的抵抗会造成小小的麻烦，但是列日和那慕尔要塞还是成为阻止德军顺利通过的最大障碍。尤其列日是个棘手的问题，它扼守着进入比利时的必经之路，但德军在制定计划时早已为它准备了毁灭性武器：305毫米斯科达和420毫米克虏伯巨型榴弹炮。仅一个星期多点的时间（8月8~16日），两种巨炮就将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堡垒炸得粉碎。8月20日，亚历山大·冯·克卢克将军指挥的第1集团军开进布鲁塞尔。比利时军残部向北撤退到安特卫普堡垒一线。8月21日，卡尔·冯·比洛将军的第2集团军开始了对那慕尔的猛攻。

与此同时，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将军下令执行“17号计划”，但法军在阿尔萨斯发动的牵制性攻击收效甚微。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进攻和反攻之后，奥古斯特·迪巴伊将军指挥的第1集团军右翼部队，被压制在米尔豪森附近德国境内一块狭长的地段内。在迪巴伊将军部分兵力的协助下，第2集团军（德卡斯特尔诺将军）向洛林地区展开了主攻。最初德军步步后撤，引诱过分自信的法军深入。然后，8月20日，鲁普雷希特王储的第6集团军发动了一个漂亮的反攻——莫郎日-萨尔布尔战役，将法军又赶回到了5天前出发的国境线上。

北面法军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其左翼（吕夫将军的第3集团军和德卡里将军的第4集团军）试图向阿登山区进军。但由于法军侦察工作做得不好，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交战中法军遭到重创，攻势于8月25日结束。

查尔斯·朗雷扎克将军是法国为数不多的识破德军入侵比利时意图的将领之一，在得到霞飞的同意后，他率领自己的第5集团军加强了法军的左翼防线。约翰·弗伦奇爵士率领的11万大英帝国远征军紧靠着他，为登陆战役提供支援。

8月22日，当冯·克卢克的第1集团军发现英国远征军时，远征军下辖的第2军（史密斯-多林爵士指挥）已经沿蒙斯-孔代运河布下防线。尽管随后德军从侧翼发动的包抄行动迫使英国远征军后退，当第二天早晨到来时，英军步枪的速



射阻止了德国人前进的脚步。而法国的第5集团军全线撤退，英国远征军因此被迫进行了大量的牵制战，其中包括代价高昂的勒卡托战役，以阻止德军向前推进。

8月25日，协约国军队的防线岌岌可危：法军发动的攻势全遭惨败。德军继续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而法军到处都在溃退。在这危急时刻，霞飞的泰然自若挽救了局势。“17号计划”破产后，他开始改编部队，用火车从法国东部调兵，组建机动攻击师，在万分危急的协约国军队左翼组建了莫努里将军指挥的第6集团军。他首先命令犹豫不决的朗雷扎克在吉斯和圣康坦之间组织反攻。尽管朗雷扎克本人并不同意此计划，但他还是出色地指挥了战役。法军在圣康坦实施了佯动，但是真正的攻击在吉斯一线。冯·比洛的第2集团军被钳制在法军右翼，法军对其进行了猛烈打击，迫使冯·比洛请求冯·克卢克立即派兵增援。于是德国第1集团军改变了原定向西包抄巴黎的计划，直插巴黎以南地区。

德军越是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的右翼就越暴露，侧翼就越容易受到攻击。9月初，莫努里的集团军收拢了法军马恩河以南的残余兵力，进入巴黎以北地区。法国首都的军事长官约瑟夫·西蒙·加利埃尼将军，力主与莫努里一起对冯·克卢克的侧翼发动攻击，霞飞最终同意了这一建议，同时他下令整个法军全线发动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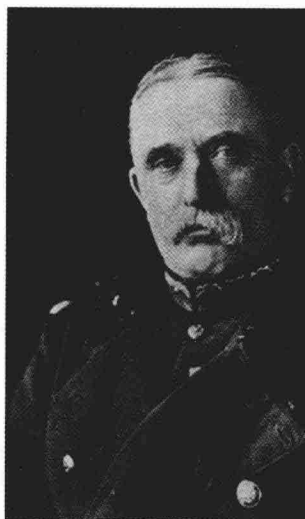
莫努里将军沿乌克尔河一线对德国第1集团军展开的攻击，揭开了马恩河会战的序幕。冯·克卢克的部队毫不费力挡住了法军的攻势，但是在其向右移动时，他与冯·比洛的第2集团军之间出现了缺口。法军猛烈的反攻本来就给了冯·毛奇及其指挥部当头一棒，而现在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5集团军（现在处于精力充沛的弗朗歇·德斯佩雷指挥下）又嵌入了这个缺口。德国人的决心开始动摇，9月8日开始撤退。

协约国的后续行动迟缓，让德军有次序地撤退到俯视埃纳河的高地，德军及时赶到的后备部队巩固加强了其防线。尽管9月13日和14日，英法军队连续对德军防线拼死猛攻，但始终未能攻克。德国人不失时机地加固阵地，而且其装备比协约国部队更适合堑壕战。到了月底，双方陷入了相持局面。随着整个防线形成僵局，双方开始轮番进行迂回包抄对方，这种包抄后来被戏称为“奔向大海”行动。当敌对双方的部队到达比利时海岸的纽波特时，长达725千米（450英里）连绵不断的战线从北海延伸到了瑞士。任何迂回包抄的可能都消失了，因此史里芬计划破产了。

为失败付出代价的是冯·毛奇本人，9月14日他被撤销了参谋总长一职，取而代之的是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正当战役朝北蛙跳式席卷法国时，10月9日安特卫普落入德国人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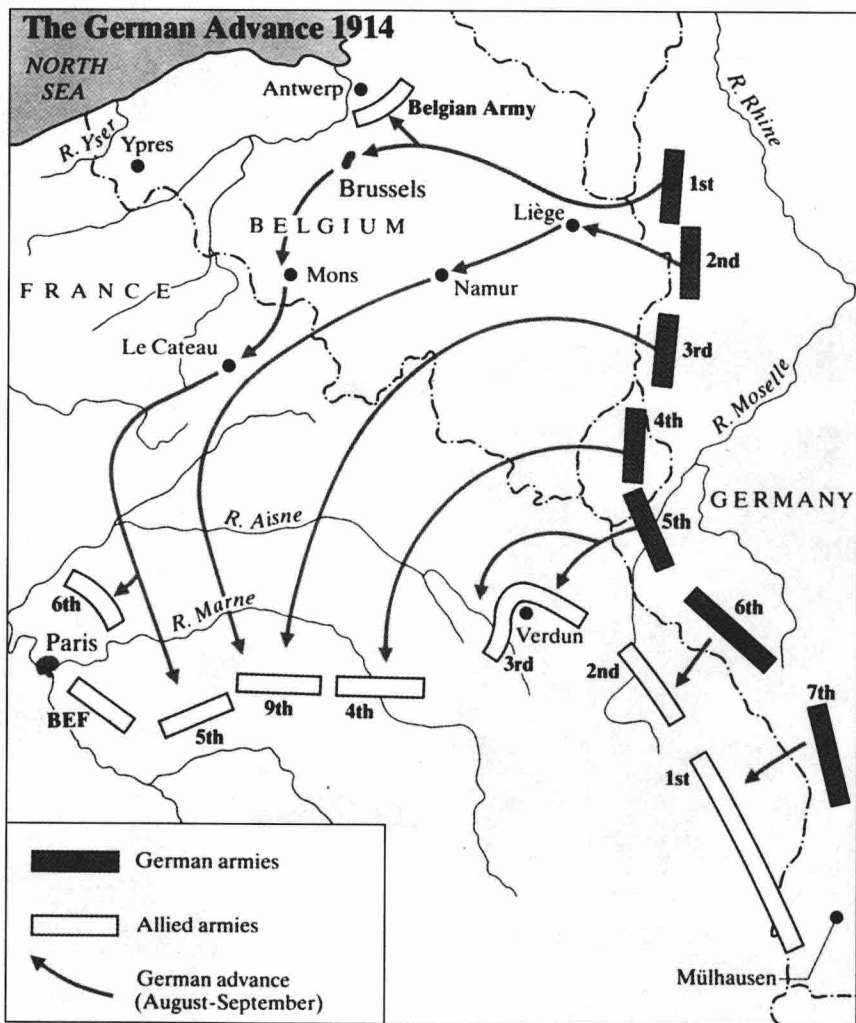
比利时军队撤向海边，加入了利斯河对岸的协约国部队。比军在法国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协助下坚决抵抗，德军的推进在这里受阻。当比利时人打开闸门让洪水淹没了洼地时，这一地区的战斗渐渐停了下来。然而，几乎同一时间，就在几千米外的东南地区，古城伊普雷附近，一场血战又突然爆发了。

第一次伊普雷战役是1914年的最后一场大战。英国远征军的3个军先后从埃纳河赶到北面的伊普雷，与从英格兰直接海运来的第4军和1个印度军——首支来自英联邦的分遣队——的先头部队汇合。中将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挥的第1军于10月19日抵达前线，及时参加了协约国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由于德军具有兵力优势，特别是炮兵优势明显，这次进攻很快就草草收场了，随后这场战役又变成了一个残酷的阵地战，英军的射手们又一次成了主角。英法双方倾其所有，竭尽全力，尽管付出巨大代价，但最终没让德军越过伊普雷防线，著名的伊普雷突出部由此产生。这次战役严重削弱了英国的正规军，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运动战的终结，而对德国来说则是致命的——他们陷入了最可怕的两线僵持战。



上图：约翰·弗伦奇爵士，1914年的英国远征军司令。尽管人数不多，但英国远征军在马恩河会战和伊普雷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下图：根据1905年制定的史利芬计划，德国大军横扫法国北部。



欧洲进入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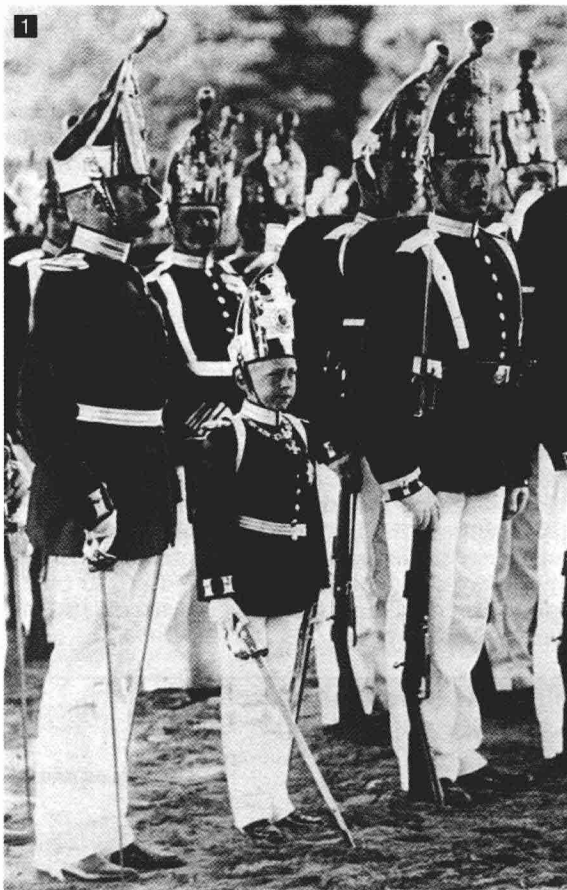
军队动员

1 穿着的礼服可追溯到腓特烈大帝时代，照片上的普鲁士步兵护卫队等待检阅，那个“小福星”是皇太子，后来担任西线一个集团军司令之职。

2 英国军官在步兵射击学校学习机枪的技巧。1914年英军每个步兵营装备了两挺维克斯机枪，德国军队中机枪的数量也大体如此。

3 战争爆发后，狂热的维也纳人高举着德皇威廉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肖像，庆祝奥匈帝国与德国结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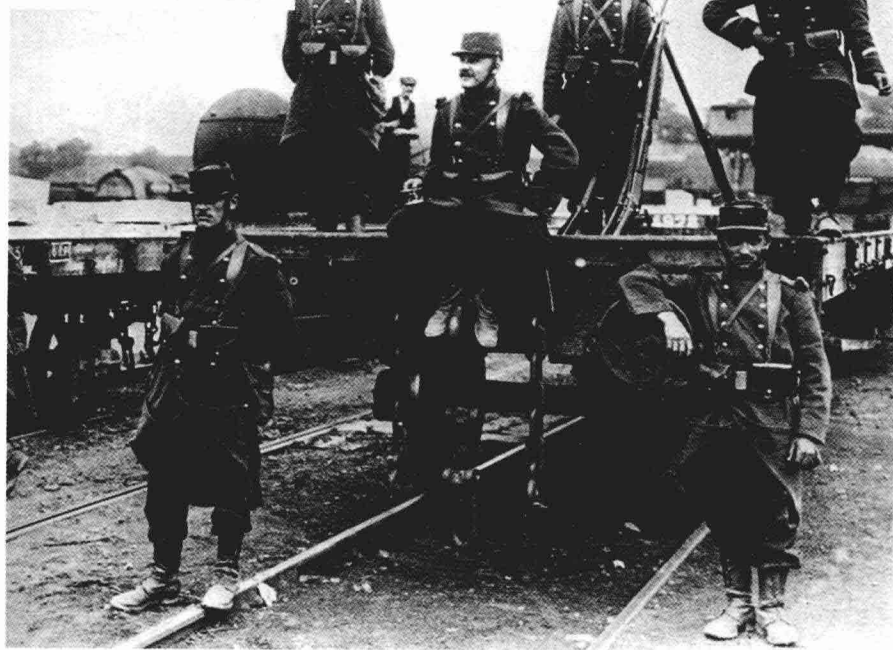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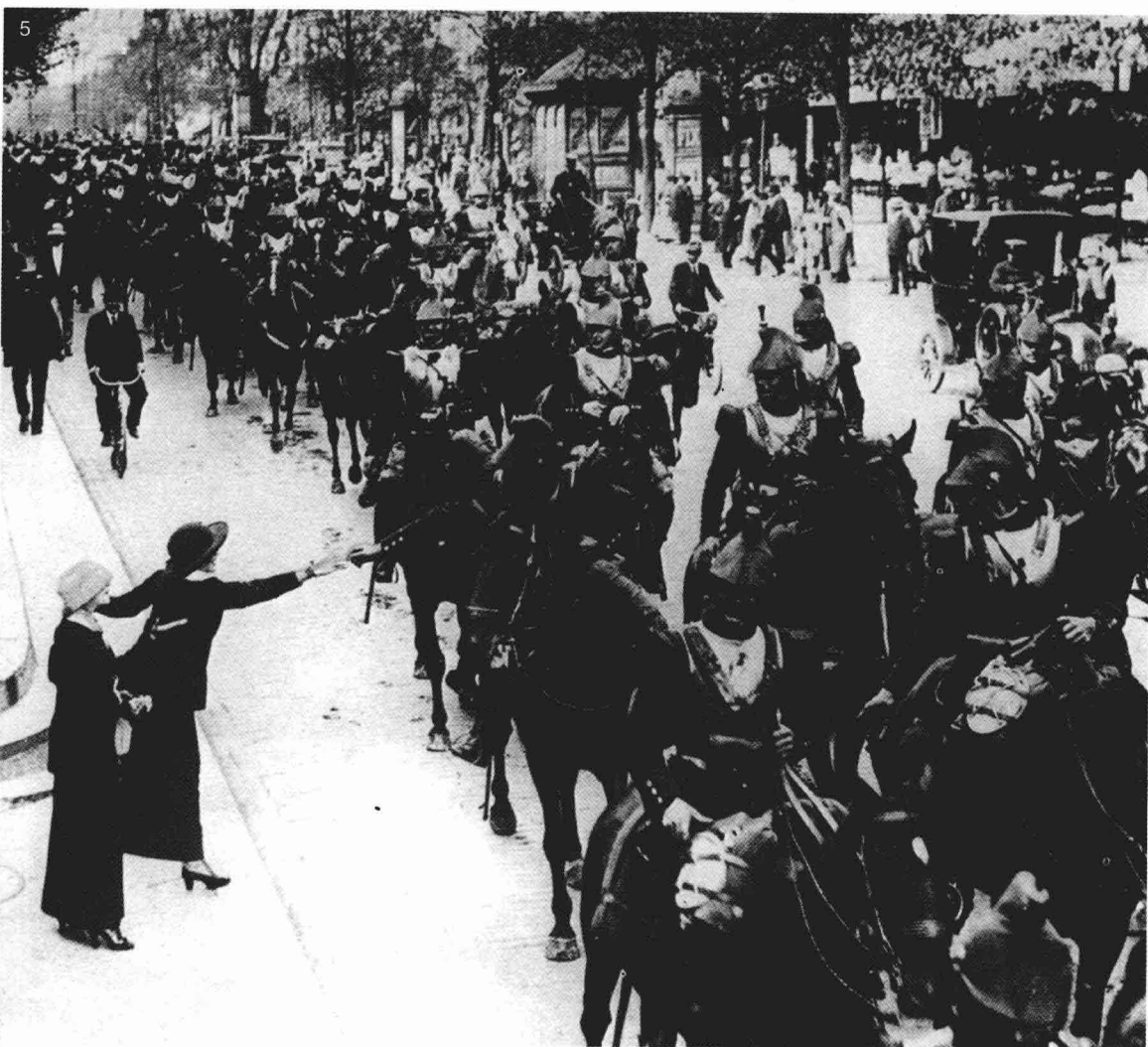
4 1914年8月，德军士兵兴高采烈地奔赴比利时前线。车厢上用粉笔画着420毫米攻城榴弹炮弹，还写着他们的目的地——巴黎。



5 接受了巴黎市民的祝福后，法国胸甲骑兵奔赴西线战场。这种拿破仑时代的装备显然无法适应现代战争。

6 一群法国士兵在火车站上摆好姿势照相。醒目的蓝上衣红裤子使他们很容易成为靶子，这是法国1914年8月伤亡惨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7 德皇（中）与参谋总长冯·毛奇（右）视察德军1913年大演习。



边境交战

1 德国步兵单膝跪在一个树林边上，等待攻击命令。发生在法德边境的一系列边境冲突（后来被称为“边境交战”）将1914年作战条令的缺陷暴露无遗。

2 端着刺刀冲锋。尽管这只是一幅训练照片（摄自1914年7月的法军演习），但却生动暴露了1914年法国战术的愚蠢：开阔地带人群过于密集，自然成为德国大炮和机枪射击的目标。

3 法军一支哨兵特遣队用步枪瞄准敌人，前面是一只阿尔萨斯军犬。8毫米勒贝尔M1886弹仓步枪是1914年法军步兵的标准武器。与当时装备部队的其他步枪一样，为手动枪栓装弹系统，其最大特点是8发管状弹仓平行安装在枪管下。

4 法国龙骑兵团的一支重机枪分队占据射击阵位。两挺重机枪掩体之间是分队指挥员，手持望远镜指挥开火。边境战役初期法军部署了大量骑兵。1914年骑兵的主要职责是实施前线侦察和保护步兵侧翼不受攻击。一战期间由于战场规模和战马体力的限制，不可能做到精确侦察，因此骑兵担负的侦察任务不久就由飞机取代了。

5 德军士兵头顶炎炎烈日，向敌人阵地推进。而专门组建的英国远征军进行了全面的野外训练和单兵战术训练，德军在这方面要逊色得多。





6



6 一名炮兵军官正指挥一门77毫米FK 96n/A炮进行射击，该炮是1914~1915年德军装备的标准野战炮。尽管FK 96不如同型法国炮（著名的75式）出色，但总的来说，德军在榴弹炮和重炮方面占有绝对优势。

7 战场上的法、德军士兵尸体。边境战役伤亡之惨重令人恐怖。在前两周的战斗中法军就损失了21万人——伤亡数超过了1915年的香槟攻势或者凡尔登战役。



比利时沦陷

1 1914年8月20日在隆森战败后，精疲力竭的比利时士兵倒在一个城市的路旁。用狗拖运武器是1914年比利时军队的一个特色。

2 在比利时平民的注视下，克卢克指挥的第1集团军进入布鲁塞尔市中心。德军悍然入侵中立国比利时震惊了世界。为威吓比利时人民，德军公然实施恐怖政策，这使他们无须留下大批兵力保卫后方交通线。轰炸建筑物和屠杀平民的活动遍及整个比利时全境。





3 德国人突破了边境防线后，比利时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德军如潮水般的攻势。照片中的比利时军队急忙设置路障，掩护部队向安特卫普撤退。



4 德国和奥匈帝国军官察看那慕尔要塞钢制炮塔残骸，该要塞是比利时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之一。这些曾被给予厚望的防御工事无法抵御德国420毫米和奥匈帝国305毫米攻城榴弹炮的轰击。

5 身着过时军装的比利时士兵在马路上一字摆开，准备迎击德军。1914年的比利时军队经历了从自愿入伍到征兵制的根本转变。

6 比利时军队向安特卫普撤退时，一支断后小分队使用7.65毫米FN 1889式弹仓步枪（仿德国毛瑟枪）保卫一座运河上的大桥。比利时军队拼死抵抗，炸毁桥梁和铁路隧道，尽管目的是减缓德军的推进速度，却为法军重新展开、发动马恩河战役赢得了一丝宝贵时间。



大撤退

法国处于危险中

1 遭到德军野炮轰击的一支英军部队。一枚榴霰弹在空中爆炸，战马受惊狂奔，士兵四下逃避，一名军官（右二）双手抱住受伤的头部。

1



2 1914年，良好的通讯是指挥规模庞大军队的基本前提条件。由于当时无线电报刚刚问世，因此战争中仍然使用一些原始的通信方法，如照片中的这些法国人使用信鸽传递消息。

3 一战初期，两个英国步兵手持0.303英寸（约为0.77厘米）SMLE步枪，小心翼翼地穿过树篱。在蒙斯会战和勒卡托战役中，尽管英国远征军人数不多，但给德军造成很大麻烦。然而由于侧翼空虚，他们最后不得不撤退。德国第1集团军竭力向前猛攻，不断给疲惫不堪的英国部队施加压力。

2



3



4

